

平生欢

七堇年——著

经典纪念版

沉默之间我突然感觉
这些年的千山万水
在此刻终于静止成为一幅画
就这么无法被涂改地置于眼前

张其成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平生欢

经典
纪念
版

七堇年

——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平生欢 / 七堇年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8. 3

ISBN 978-7-5339-5138-2

I. ①平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02410号

责任编辑 陈 坚
特约监制 王传先 张雪子
特约编辑 李晓晔
封面设计 46设计

平生欢
七堇年 著
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14千字

印 张 8.75
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5138-2

定 价 4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我的八零年代

——《平生欢》再版序言

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两首歌我最喜欢，一首是雷光夏的《我的80年代》，另一首是张蔷的《我的八十年代》。这两首歌风格迥异，却带来一样的泪意。

几年前，也曾想写个故事，关于“我们这一代”是如何长大的，类似所谓的“八零年代青春史”，于是就有了《平生欢》。现在想来也是汗颜，怀有如此野心，大概真是青春时候的事情。谁也不能代表谁的经历，顶多能从别人的江河中看到自己的倒影罢了。

很快又是几年过去了。三十岁的夏天，横穿加拿大南部，从西到东，长途旅行。一路都是爽晴，阳光倾泻而下，将落基山脉洗得发

白。寒温带的针叶林，远看像极了一道道松绿色的雪崩。一句卡尔维诺的话闯进脑子，大意是说，所有过去可能发生但是没有发生的事情，都是树干上枯萎的枝丫。

不知道万山林海之中的每一棵雪松、云杉、冷杉……它们孤独吗？它们度过了什么样的春夏秋冬？

人海之中的你呢？

某个粉红色的黄昏，开车转过一个弯，一首歌砸进我的头颅——朴树的《No fear in my heart》，崭新的曲子，熟悉的嗓子，叫我不由得想，听《白桦林》的那些花儿，现在去哪儿了呢？十年来，时间涌现出更美的歌，更红的脸，更多匪夷所思的潮流，一代与一代之间的分野就这样裂开，三十岁的门槛就这样跨过去了。

他们提醒我说：“嘿，今年是你写作的第十年，说点儿什么吧。”这里的他们，指我的读者、朋友、编辑，所有那些我心存感激而又不知道如何感激的人。

我总是诚惶诚恐，害怕给大家令人失望的回答。实话是，即使不写作，也会这么过上个十年。就好像天下所有的父母，即使没有孩子，头发也会花白。而人哪，往往自以为是付出过多。

从来不敢声称自己是多么虔诚的写作者，我不过是把生活的影子勾勒了出来，等阳光照下的时候，地上就留下了一条拙劣的、模糊的粉笔轮廓。

至于现实中的自己呢，因为太想要事事清醒，所以反而挣扎得

越来越混浊。

歌声中的心无所畏只是一种愿望。每一天都是新的日子，老的问题。没有绝对，也错不到哪儿去。

所以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在未来与往事重逢，彼此感慨相见不晚，欢如平生。

平生欢，喻素来交好。古曰：

“（徐公）不妄交于人，一日，忽过予，一见之，如平生欢。”

——〔宋〕张洎《云谷杂记·侍郎徐公帖》

“（简叔）无半面交，访余，一见如平生欢，遂榻余寓。”

——〔明〕张岱《陶庵梦忆·姚简叔画》

“平生欢：后汉马援与公孙述同里閤相善，以为当握手，欢如平生。”

——〔明〕张岱《夜航船》

是为题。

这么多年，有些事像一只插销，死死地别在心门上。锈了之后，里面的打不开，外面的进不去。

在苏黎世见邱天那次，时近黄昏，云渐渐融解于天空，落日快要熄灭了。

她在火车站接我，坐一把电动轮椅，旁边插着伸缩拐杖。彼此认出来毫不费力，隔得远远的，点头笑笑，也都不着急，等下车的匆匆人群走光了，她才慢慢启动轮椅，靠近我，问：“时间还早，想走走吗？”

好像我们不过是刚刚下班的同事。

我像当年一样，在背后推着她，慢慢走。旁边有不少匆匆的旅行者，走得很快，他们是去看莱茵河瀑布的。

刚走两步，她说：“我们要看瀑布吗？不用的话，朝下坡走吧。到河边有好多阶梯，没法推车，这几天我走不了路，腿有点儿痛。”

我看着她的腿，说：“对不起……你……现在，腿还痛？”

她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每年这个季节这几天，都莫名其妙地痛。”

我想起母亲跟我说过，她下乡做知青的第二年，清明时节，挑水时在石阶上踩到青苔滑倒，浑身浇透，闪了腰，留下伤，如此几十年，每年清明节那几天，极其准时地，腰椎都会痛。

冥冥中，身体也是有记忆的。

于是我们改变方向，朝市区走了很长一段。在一家小餐馆前，我停下来，问：“吃饭吗？”

她说：“还是回家吃吧。”

搭上有轨电车一起回了她的住处。小公寓，四壁白净，生活的简单和普通，一览无余。她一个人，做饭的时候把拐杖放在旁边，腰胯靠着厨台，腾出两只手。要去冰箱拿一只鸡蛋，就把拐杖拿起来，再挪动身体。

我站在她身后，斜靠在墙上，问：“要帮忙吗？”

她说：“不用，你坐着吧。”

我尽力表示对她独立生活的尊重，于是坐回桌前静等，翻看一本她随手放在椅子上的书。

简单吃了晚饭，我很快收拾了碗盘，冲洗干净。她开了一瓶自酿的甜葡萄酒，坐下来聊天。没多久，很快喝完，又开了一瓶。以为度数不高，后劲却大。她坐在轮椅上，我陷在小沙发里，喝到夜深，说了很多话，却又好像什么都没说。喝酒反而易渴，我嗓子都

干了。

停顿的间隙，窗外透进来一丝丝风，清透如歌，异乡的空气，竟熟似童年的气息。夜晚的苏黎世老城十分安静，窗下的脚步声清晰可闻，利马特河静静流淌，让我想起故乡的雾江。

雾江的夜，美如一则谜。一江逝水衬以渺渺银河，星辰如撒，近得快要坠下来似的……其壮阔与寂静，令人又喜又哀。但那都是从前了。

灯很暗，她闭上了眼，恹恹地说：“人越大，朋友越少了。邵然，以前我们那些人，你平时联系得多吗？平义、陈臣、白杨、弹簧……什么的。”

我说：“不太多，但一直没断。”

停顿的间隙，岁月好像咳嗽了一声，提醒我们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；什么该被想起，什么不该被想起。

她闭着眼睛，没再说话。

沉默之间，我突然感觉，这些年的千山万水，在此刻终于静止成为一幅画，就这么无法被涂改地，置于眼前。

1.

听母亲说，拆厂子的时候，厂里的遗老遗少们都聚在对面的土方和楼顶上围观，怎么驱赶也不散去。

年轻人有的双手插兜儿站着，有的蹲着，老人拄着拐，妇人抱着孩子。他们像一大群正在静静反刍的食草动物那样，默默站立着，望着渐渐消失的厂区，眼神发愣，看不出喜怒。

远处传来闷如滚雷般的爆破声，烟尘腾起，遮天蔽日，厂房微微倾斜，像一个老人缓缓坐下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又一座也坐了下去——如此紧接着连续几座，竟又像一排跪绑的死囚，随着枪声挨个儿扑倒下去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厂子变成一片望不到头的瓦砾，一直连上跟瓦砾一样灰暗的天——那让我想起童年那些无所谓始、无所谓终的日

子，青白青白的天，无云无日，就这么空空洞洞地亮着，亮了又灭了——几十年便过去了。如今厂子拆得只剩一段砖红围墙，如帝国消失长城犹在，维护着一种行将没落的尊严。

废墟尸骨未寒，新的楼盘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建了。豪华的售楼部就在厂墟旁边，以墟衬之，更显无情，仿佛时刻都在提醒人们，这里很快将是一场沧桑之变。

开发商将这个巨大的楼盘命名为“芸庭·枫宸”，精美的楼盘广告手册上煞有介事地写道：“汉时芸若充庭，槐枫被宸……”然而厂子的遗老们一听“风尘”，立刻挂上了嫌恶的表情，啧啧地撇开了嘴。他们所习惯的，是这里被称为“厂子”的时候。

厂子，在雾江，是个专有名词。说“我是厂里的”，人们便知道，是“那个厂”，而不是什么棉纺厂、肉联厂……年代久远了之后，普通人也说不清到底厂子是做什么的了。

其实这里曾经是一座只有代号没有名字的军工厂，生产炮弹、子弹、火药。工厂吃香的年代，这儿的子弟个个一脸蛮傲，恨不得将厂名刻在脑门儿上，外出都穿工服，成群结队骑着大横杠的凤凰车，招摇过市。

到了和平光景，生产过剩的炮弹、火药积压成灾，仓库不堪重负，管理疏漏，终于酿成重大事故——

在一个酷热的夏暑之夜，雷暴之后，一个防空洞改建的大型火药仓库发生爆炸，霎时间，火光冲天，连锁爆炸巨响如雷，震得整座小城都在发抖，伤亡数字至今仍是谜。那次事故之后，炮弹不生产了，工厂转而在生产炮弹的钢材来做菜刀、剪刀。

很快，这些皮实的刀具也滞销了，于是工厂转而生产鞭炮、火

柴、灯泡、螺丝。

再后来……我就说不上来了，毕竟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子弟学校，四散他乡，走得越远越好。

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，换作二十年前，没有人会愿意离开厂子。这里的职位是可以“世袭”的，人们削尖了脑袋要进来，求一个铁饭碗。它是一个社会，一个城中城，四世同堂比比皆是，从爷爷到曾孙，都在这里生根发芽：在厂医院出生，进厂幼儿园，上厂子弟学校，毕业了进厂里顶替父亲工作。玩的是厂灯光球场，看的是厂电影院，逛的是家属菜市场 and 商贸铺。夏天泡厂里的游泳池，春节玩厂里的游乐园……从买菜看病到上学就业，全都在厂里。

我一直好奇，所谓的厂子，到底还有没有工人。因为我身边熟悉的人们，有电影放映员、游泳馆售票员、食堂厨师、司机、商店售货员、看门人、学校老师、会计、领导……但就是没有技术工人。

时代，看似绵长，优柔寡断，而一旦它背弃起你来，轻易得就像一个陌生人转了个身——快得让人花一辈子都回不过神来。

如今这里已被夷为平地，往日光辉早都烟消云散，只剩下一群人的生活。

生活是历史的骸骨，亘古不变的——柴米油盐酱醋茶：每天，人们去完菜市场，便抱着孩子纷纷挤进售楼部里，围着沙盘模型没完没了地吹牛，张家长，李家短，王家豆腐酸。当然，总有几个大爷运筹帷幄，你一个伊拉克战争我一个朝核危机……牛皮吹得好像

联合国不过是他家后院。

能吹牛的，都是还能买房的；买不起房的，和厂子一起消失了。

所有人都忽略了，一张面目依稀熟悉的照片，挂在开发商的主页上。他是谭黄。

2.

弹簧，理所当然地，我们都这么叫他。他也甘之如饴，在毕业纪念册上，落款就画个螺旋，权当签名。

子弟学校里，他那张黑瘦黑瘦的脸，有猴子似的狡黠，配上一个啼笑皆非的名字，像一个敬业而勤恳的喜剧演员，上演层出不穷的调皮捣蛋。

十来年后我见到的弹簧，和少年时一样高，没再长个儿，一身虚胖，皮肤发暗，嘴唇绛紫。大概是长年生活无规律，成天饭局、酒局给灌的。但他还是一条豪情汉子，总觉得自己是粗人，所以对我们这帮老实上学的老朋友很敬重，说话客客气气。

他已身家不薄，一路摸爬滚打，酸甜苦辣，一笑带过，呵呵地请我吃饭。我不由得扯了扯夹克外套的底边儿，以为是开豪车赴奢华饭店的阵仗，小有一丝紧张。结果他的司机只是开一辆普普通通的黑色帕萨特，穿过一条比车身宽不了多少的破旧小街，放下我们就走了。

小馆子在一个破旧的瓦房院子里，矮墙泛青，大水缸养了金鱼，几大盆植物层层叠叠靠着墙兀自开花。小馆子高高挂着几串大

灯笼，红黄不辨，忽明忽暗，木头桌子大条凳，几桌酒客谈笑甚欢，竟颇有几番古意。

他坐下来就说：“别嫌寒碜，这儿的饭菜，比大饭店什么的好多了。我专门带你来的。”

我开涮他：“谭总，低调啊。”

他笑笑，眉宇间有了一种淡然，说：“咳，浮云啊，浮云。千万别这么叫我了，我就是一弹簧，就叫我弹簧，还真喜欢这名儿，能屈能伸。真的。”

“穷过的，知道什么叫风水轮流转。不来虚的。”

他又补了一句。

那晚我们一醉方休，爽口的家常菜，地道极了，吃得很开心，喝得也开心。说起往事纷纷，感慨万千，又怕矫情，于是话里吞话，有长段长段的空白。

我对他提起白杨，他呵呵呵地笑。

谁都知道弹簧情窦初开得够早，从十二岁就开始追白杨。才小学五六年级，人都还没长开，也没有在同班，都不知道他怎么看上她的。当然，几年之后白杨出落成公认的校花，足以说明弹簧眼光非凡。

十二岁的弹簧陷入初恋，晚上回家，翻开一页新的作业本纸，开始写情书。写得困了，稀里糊涂忘了撕下那一页就合上本子，倒头大睡。第二天慌慌张张上学，把本子往书包里一塞，到了学校就立马交了上去。

于是放学前，班主任将我们全都留了下来，沉痛万分地说：

“我要念一篇谭黄同学写的作文。”

老师清了清嗓子：“小白……”刚念一个开头，老师铁青的脸就绷不下去了，差点笑场。

我们拼命强忍着，不敢迸发出狂笑，忍得脸都涨红了。

弹簧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一件蠢事，开始坐不住了，极为不安却又强作镇定，不时左看右看，脸色渐变，青红白紫轮番上阵，滑稽至极。

他俨然是我们少年时代的蜡笔小新，种种荒唐，死皮赖脸，成为我们多年来的笑话。时间长了，连他自己都分不清，到底是玩笑，还是钟情。

3.

记忆中，站在高处望去，厂区一片灰黑的屋顶，望不到头似的，构成了我们漫长的童年、少年。时隔已久，往事变得像那一大片灰色屋顶那样面目模糊，我却如此清楚地记得弹簧他们一家的细节——

每天早晨，弹簧都和爸妈一起蹲在门口吃面，而且永远是吃面，面里永远放蒜，嘴里那股味儿让我一直不爱和他说话。到了中午，他们家则是各人端一碗饭蹲在门口，菜搁在饭上。吃完饭，谭爸爸心满意足地拿筷子敲了敲碗沿，再站起来去锅里舀汤喝。到了晚上，就是蹲在门口喝粥，就点儿咸菜。

我始终记得，每次经过他们家门口，一股股面香、饭菜香扑鼻而来，如果不是因为蹲着难受，又不太好意思，我也真想管他们要一碗来吃。